

# 冲破山河的迷雾

董 民 何九英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2 034 9553 8

# 冲破山河的迷雾

(上)

董 民 何九英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石家庄



# 冲破山河的迷雾

(下)

董 民 何九英

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石家庄

# 冲破山河的迷雾

(上下两册)

董 民 何九英

---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  
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850×1168毫米 1/32 31.875印张 C 插页 824,000字 印数: 77,000 1985年6月第1版  
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: 10286·157 定 价: 4.50元

---

## 内容提要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我山河地区军民在党中央、毛主席的领导下，为“反对内战，主张和平”，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，除在军事上坚决果断地采取“针锋相对，寸土必争”的斗争方针外，还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分化、瓦解和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工作。

山河军区党委特派特工队长周斌，利用其与国民党暂编第三军军长女儿于晓芳的同学关系，打入敌军内部。在军区司令员顾天洲的谋划、指挥下，在地下工作者彭辉、王锡福等同志的配合帮助下，以其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大智大勇，巧施韬略，逐步取得了敌第三军军长于秉章的信任和重用，并抓住一切有利时机，给予老奸巨滑的特派员屠剑光以沉重打击。终于分化、瓦解了敌军，争取了第三军的光荣起义。

小说故事曲折复杂，引人入胜；情节变幻莫测，扣人心弦，周斌、彭辉、于秉章等主要人物也都栩栩如生。

## 引 子

一九四六年初。

祖国大地，风起云涌，万里山河，危机四伏。

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、怂恿和全力支持下，丧心病狂地开始了震惊中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，疯狂地向解放区大举进攻！

那涂着国民党党徽的美制大型运输机，满载着剑拔弩张的国民党先遣部队在空中肆无忌惮地飞行，杀气腾腾的国民党官兵争先恐后地跳出机舱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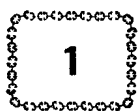
那涂着国民党党徽的美制大型运输舰，满载着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先遣部队在海上航行，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官兵争相登陆……

那装载着涂有国民党党徽的美制坦克，大炮和先遣部队的军用列车，由南往北，风驰电掣般地嘶叫着奔驰……

那嗜血成性的国民党匪徒，倚仗着美式装备，有恃无恐地在街道上设卡、巡逻、盘问，搜查，虎视眈眈，刀光闪闪……

祸国殃民的内战终于被独夫民贼蒋介石发动起来了！

# 第一章



在祖国辽阔的北方，有座宏伟壮观的山城——山河市。在它的东、西、北三面是群峦嶙峋、奇异雄伟的鳳山相挈；南面则有波涛汹涌、奔腾澎湃的卧龙河相依。依山傍水，真是名符其实的“山河”市了。隔河相望，便是苍翠峻拔的凤山。

说起这凤凰山，还有一段颇为引人的故事。

相传很久以前，这片美丽的群山，曾是凤凰栖栖之地，又是百鸟的乐园。这凤凰本为百鸟之王。雄的叫凤，雌的叫凰，是一对恩爱的伴侣。它们身上都长着非常鲜艳美丽的羽翼。

一日，玉皇大帝突然传下圣旨，责令凤凰献出艳丽的羽翼，供其女做嫁衣，并派龙王监理此事。凤凰接旨后，悲痛欲绝。夫妻思虑良久，终无万全之策，愤怒之下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为表示不屈服玉帝暴戾的决心，他们在一夜之间，把自身的羽翼全部脱掉，洒遍大地。结果这片群山就到处五彩缤纷，绚丽斑斓，成为一个最美丽的地方。

玉帝闻讯，勃然大怒。他施展自己的淫威，竟把这一片片艳丽的羽毛化做奇异的群山，并将龙王化做滚滚咆哮的卧龙河，割断了凤与凰的爱情，使它们变成互相隔离的两座孤山。

后来，人们为了赞颂凤凰不畏强暴，宁死不屈的精神，便把凤山和凰山统称为凤凰山了。

距河市区西北八十华里，有座偏僻但很优美的集镇八道岗。隆冬，那茫茫白雪覆盖着群山、田野、村舍，连那光秃秃的杨柳枝桠上都挂满了亮晶晶的雾凇。太阳出来，灿烂的阳光和皑皑白雪交相辉映，整个大地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，真是一派壮丽多娇的大好河山呀！举目向村镇望去，家家户户的房舍傍山依岭，高低错落，都是用一色青石砌成，充分显示了独具一格的山区村舍风貌。

在镇子的远处山坡上，有一户庭院。洁白的墙壁上，清楚地写着“针锋相对，寸土必争”八个醒目的大字。走进院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房门两侧那含苞待放的迎春和争荣斗艳的腊梅。它们不畏寒冷，傲然枝头，给寒天带来了生机。正房是一明两暗的三间。军区司令员顾天洲和他的警卫员就住在这里。东屋里是一铺火炕，炕边放着一条叠得有棱有角的军被，上面放了一件军大衣；炕沿下杳杳处放着一盏马灯；靠东墙边，摆着一张旧式八仙桌和两把官椅；桌面上放着一个黄铜墨盒和一支小楷狼毫。这就是顾司令员的全部家当和必要的用具。

顾天洲有三十八、九岁的样子，威武高大，目光炯炯，举止稳重而干练。乍一和他接触，常给人以严肃、庄重的感觉；但是，熟悉他的人，都称赞他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。顾天洲自幼家贫如洗，父母早亡。他和弟弟顾天雷相依为命。后来，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，他便和弟弟一同参加了红军。入伍后，他曾跟随一位在外国留过学的首长当警卫员，受到了难得的熏陶和教诲。两年后，他到了战斗部队，南征北战，自强不息，表现出惊人的才华和机智，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出色的贡献。此刻，他站在炕沿旁，背剪双手，透过敞开的窗户，遥望着蔚蓝的天空，心潮起伏，思绪万千。他转过身，从桌上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，点着吸了一口，却又把烟熄灭，扔在了桌子上。虽然他长期居住在僻壤



山屋，辗转于硝烟弥漫的辽阔战场，但对于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形势，却是心明如镜，了如指掌的。人民历尽千辛万苦，付出了流血牺牲的巨大代价，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，可是……想到这里，他紧攥着的拳头，猛往桌子上狠狠地一击，气狠狠地说道：“蒋介石！”

他竭力克制着心头的愤懑，压抑着自己的感情，一声不响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。脚步那么沉重，却又那么坚实。

突然，由远而近传来了有节奏的“嗒嗒嗒”的马蹄声。刹时，门外一声战马嘶鸣，冲破了山村的寂静。有经验的人都能正确地判断出，这战马的主人，定是一名驰骋沙场的英勇战将！

顾天洲听到这战马嘶鸣之声，顿时，转怒为喜。他微转身躯，向窗外望去。他料定，这准是他请的客人——军区特别教导队队长周飞虎屈时光临了！就在这同时，一段记忆犹新的往事又在脑际间展现了：

周飞虎原名叫周斌，是燕京大学的高才生。毕业后，他历尽艰辛来到了解放区，投身于抗日洪流。顾天洲发现这位不可多得的大学生，聪明机敏，才华出众，便把他派到正规部队去当兵锻炼。半年后，为了丰富他对敌斗争的实践经验，又调他参加了军区特别武装工作队，改名叫周飞虎。

一九四二年，抗日战争正处在艰难困苦的阶段。为了加强对敌斗争，军区党委决定：立即扩大山河市迎宾酒家联络站。一方面加强组织领导，任命王锡福为站长，另方面又千方百计地改建、扩建迎宾酒家，以争取更多的收入，支援部队作战。但是，这改建、扩建所需要的资金从哪里来呢？后来，军区党委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军区特别武装工作队。可是，直到一九四三年夏天，筹措资金的工作仍然困难重重，进展不大。周斌眼见党委的决定迟迟难以付诸实现，就象一块巨石压在了心窝。这时，他对山河市敌伪情况已经比较熟悉，又经过反复调查研究，于是毅然提出了“深入虎穴”的快刀斩乱麻的建议，并挺身而出，毛遂自

荐，决定亲自出马。武工队将他的建议呈报军区，终于被最后采纳了。

一日，夜深人静，周斌在武工队其他同志的帮助配合下，潜入了远东银行经理、大吸血鬼村野的住宅。村野正在查看浸透着中国人民血汗和膏脂的罪恶帐簿。突然，周斌身穿西装，神从天降，骤然闪现在他的面前。

村野大惊失色，象一只受了伤的恶狼，失魂落魄地颤抖着说：“你……你的……什……什么的干……干活？！”

周斌把西装的前衣襟往两边一分，双手插在腰间，两支锃光闪亮的驳壳枪露了出来。他双眼喷射着熊熊的怒火，铮铮作响地喝道：“我向你要求帐来啦！”

村野龟缩成一团，跌坐在椅子上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……你的……八……八路的干……干活！”

周斌指着保险柜，大吼一声：“少废话，打开保险柜！”

村野狡诈地四下看看，双手紧攥着衣袋，歇斯底里地嚎叫道：“你的——开路！”

周斌无暇和他消磨时间，匕首一挥，结果了吸血鬼的性命。当即用刀尖豁开了村野双手紧攥着的衣袋，拿出钥匙，打开保险柜，将全部金条、现款一扫而光。顺手从桌上抄起一支毛笔，沾满墨汁，在墙壁上愤愤地书写下这样几句。

倭寇村野，嗜血成性  
欠债拒付，死有余辜

八路军武工队 周飞虎

这一成功的举动，使顾天洲心中大喜，当即命名军区特别武装工作队为“飞虎队”，并任命周斌为飞虎队队长。

从此，周飞虎名扬山河，威震敌胆，不仅在八路军内部，人们渐渐淡忘了周斌这个名字，就连山河市的敌警备司令野豚大佐

也知道大名鼎鼎的周飞虎了。

.....

“报告！”门外有人洪钟般地喊了一声。

顾天洲高兴地应道：“请进来！”

来人推门进屋，端立门前。只见他，二十七、八岁，身材矫健，举止大方，深邃的双眼闪烁着智慧和力量的光彩。一套灰色的军装穿在身上，显得格外的英武、豪迈和气度不凡。他向顾天洲敬礼后，从容不迫地说：“司令员，我来了！”

顾天洲忙迎上前去，紧紧地握住周斌的手，热情洋溢地说：

“周斌同志，请坐！”

周斌曾多次接触过顾天洲，一点也不拘束。他走过去，坐在古旧的官椅上。

顾天洲非常喜欢周斌。他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都显示着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。既有知识分子的文雅、礼貌和好学上进，又有工农大众勤劳、朴实和自我牺牲的精神！真可称之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典型了。他亲切地说：“周斌同志，你们特别教导队的训练工作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。你既是队长，又是优等学员，我向你表示祝贺呀！”

周斌憨厚地笑了。他心想，司令员找我定有重要任务，大概特别教导队该有用武之地了。他用期待的目光，恭候着军区首长的指示。

顾天洲给周斌倒了一杯开水，放在了他的身边。然后，回身坐在炕沿上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们早就料定，蒋介石是要打内战的！他的方针是‘寸权必夺，寸利必得’；我们的方针是‘针锋相对，寸土必争’。人民得到的权利，绝不允许轻易丧失，必须用战斗来保卫。军区组织的特别教导队，就是根据中央的部署和形势的需要，培养训练有素的专门人材，然后再派遣到国民党军队内部去，以配合我主力部队作战，有力地打击敌人。”顾天洲从烟盒里拿出一支香烟，举在手中，向周斌问道：“学会了

吧？”随后，把香烟扔给了周斌。

周斌接过香烟，夹在手指上，好象故意给司令员表演一番，诙谐地说：“不光抽烟学会了，就连抽大烟、烧烟泡，也都学会了！”

“为了对付敌人，什么都得学！抽烟、喝酒、打麻将、跳舞……五花八门都应该会！”顾天洲说着又从烟盒抽出一支，拿在手中。

“这一套，比射击、爆破、照相、开车、收发报还难学！”周斌沉思着说：“过去在武工队，也掌握了一些对敌斗争的特殊手段。不过，这次在教导队，学习的科目不仅系统、全面，而且要求十分严格！”

“只有严格训练，严格要求，才能学到克敌制胜的真本领嘛！”顾天洲给周斌和自己点了烟，严肃地说：“国民党的一个暂编军已经进驻了战略要地山河市。这个市的重要地位你是很清楚的。它不仅是凤凰山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是卧龙河流域手屈一指的商港，而且还是铁路和公路的咽喉要道！”

“过去，日本人对山河市就非常重视！”周斌深有感触地说：“除了野豚大佐的三个中队，还有伪军三个团。”

“今后，我们就要和国民党打交道啦！”顾天洲吸了一口烟，继续介绍说：“这个军的军长叫于秉章。”

周斌心中一怔，于秉章？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呀！

顾天洲会心地看了看周斌，接着说：“于秉章原来是个少将师长。北上之前，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，特地委任他为中将军长，并兼任山河市警备司令。这个军原来的三个团长也都水涨船高——晋升为师长了。另外，还另给配属了一个师，师长叫彭辉。其实，也是一个团。”

“彭辉？”周斌看了一下顾天洲，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下这个陌生的名字。

“这个彭辉出身于资本家家庭。高师毕业后，却毅然决然地抛

弃了荣华富贵，走上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。他以无私无畏的实际行动，取得了党的信任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不久，党组织便通过关系，派他到黄埔军校学习。那时，于秉章也在黄埔，但与彭辉不是一个班级。彭辉遵照党的指示，为了今后开展工作，千方百计地结交朋友。于秉章就是其中的一员。两人关系虽不甚亲密，倒也很合得来。后来，两人先后离开了军校，在南方驻防。虽不是一个部队，因是黄埔同学，也有了进一步来往。北上之前，彭辉主动向党组织提出要求，通过于秉章的关系，争取北上。”顾天洲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水，又说：“于秉章也考虑自己势单力孤，便向他们的国防部写了报告。报告很快就被批准了，下令彭辉这个独立团归属于秉章的建制。同时，委任彭辉为少将师长，并命令于秉章迅速北上，进驻山河市，收编伪军，扩充队伍。为进攻解放区做好准备。”他望着墙上的军用地图，拉长了声调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蒋介石把于秉章推上第一线，居心险恶呀！”

周斌点点头，用试探的口气坚定地说：“那我们是不是要趁他们立足未稳，乘虚而入，摸清他们的脉搏，打乱他们的部署，为解放山河创造必要的条件？”

顾天洲凝视着周斌清秀庄重的面孔，打心坎里赞赏这个年轻有为的后起之秀，十分快慰地说：“对！说得对！鉴于这种情况，军区党委反复考虑了你的情况。你是‘燕大’毕业生，又有部队实际工作经验，对山河一带情况也很熟悉。这次又在军区教导队进行了严格训练，掌握了必要的专业技术……还有，听说于秉章的女儿于晓芳是你在燕京大学的同学。现在她在她父亲于秉章的部队里当随军记者。”

“于晓芳？”周斌双眼一亮，惊异地问，“司令员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啊？”

“对！在你的自传里，曾提到了这个社会关系！”顾天洲风趣地说，“这么重要的社会关系，举足轻重的人物，我理所当然

是应该关心的！”

周斌脸上泛起了红晕，好象有点不好意思。但这只是一瞬间感情的流露。霎时，又恢复了平静，然后，坦率地说：“其实，也没有什么！在燕大，我比于晓芳高两年级。我们都是音乐爱好者，常在一起练习，又同台进行演出。当时，我们……我们很要好！”他陷入了往事幸福的沉思中。停了一会，他才回忆说：

“我毕业那年，于晓芳对我有些恋恋不舍，常邀我到校外漫步闲游，以度过我毕业之前所剩无几的宝贵时光。有一次，我们正在马路上并肩散步，突然，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从我们身边耀武扬威地经过，钉着马蹄钉的皮靴踏得青石路面咔咔地作响！那刺耳的咔咔声，刺激得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……”

顾天洲专心地听着，不言不语，一动不动。香烟的烟灰已寸把长了，还未掉落下来。

周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喝了一口水，继续讲完了这段在他的自传里已经交待得清清楚楚的往事……

于晓芳遥望着渐渐远去的鬼子的背影，啐了一口，无限感慨地悄声说：“何时才能驱逐日本侵略者呀！”说着她轻轻地向周斌身边靠了靠，两眼望着周斌，含情脉脉地说：“周斌，毕业了，打算干什么？”

当时，那队不可一世的日军虽然已经消逝在北平苍茫的暮色之中，但他们那一副副侵略者的狰狞面孔，却象烙印一样铭刻在周斌的记忆中。他望着日本兵远去的方向，义愤地说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！男儿立志，当效祖国！我堂堂七尺男怎能容忍日寇铁蹄践踏中华民族的大好山河呀？！”

“是啊！”于晓芳颇有同感，以征询的口吻说：“你愿意到我父亲的部队去吗？我常在给父亲的信中提到你。如果你到他那里去，我想，你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和无微不至的照顾！”

听了于晓芳的肺腑直言，周斌却沉默不语了。是啊，该怎么回答她呢？他们继续在马路上毫无目的地走着，走着。



沉了一会，于晓芳忿忿不平地说：“你一贯对国民党有成见，难道国民党都是不抗日的吗？！”她这个人，受到些父亲的影响，有些儿女之情。

周斌怕过于伤她的心，不便和她争辩，只是说：“国民党抗日的将领诚然是有的！可惜太少了！”

于晓芳大概是把她父亲算到“诚然是有”的里边去了。她感到满足和宽慰，随口问道：“周斌，那你……是不是去投奔共产党，八路军？”

周斌心里一怔，对于这个事关前途的大问题，他是有所考虑的。不过，如此机密的大事他怎能毫无顾忌地对她说呢？没有办法，他只得笼统地搪塞了一下，说：“人生的道路，艰难曲折。但总要做些对民众有益的事情吧！”

于晓芳微微地点头一笑，和周斌挨得更近了。周斌非常理解她的心情。她不愿意离开他，但又必须离开。她怀着一颗青春火热的心，温情脉脉地说：“不管今后你到哪里，干什么工作，一定要给我来信！……”

周斌从往事地回忆中挣脱出来，无限感慨地说：“真是光阴似箭啊，一别三年有余，我一封信也没给她写过。我当了八路军，加入了共产党，我们的关系自然而然地也就断了……”

顾天洲听到这里，忽然想到手中还有烟，刚想去吸，一看，已经灭了。他划着火柴，将烟点着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说：“中断了的关系还可以接上么！啊？组织上决定让你参加特别教导队，并启用你在‘燕大’时用过的名字，而不再叫周飞虎，就是为了把你派到于秉章的部队里去。这次你们故旧重逢，可以……可以见机行事嘛！啊？哈哈……”笑完了，顾天洲又把脸一沉，郑重地说：“情况是复杂多变的。尤其是在敌人内部，更要机智，灵活，善于随机应变，原则只有一条，只要对党、对人民的事业有利，就应该主动地、坚决地、大胆地去做！”

周斌认真地聆听着，不时地点着头。



“我还要特别提醒你，彭辉这个关系，只有军区党委和你知道，对任何人都必须绝对严守秘密！你除了努力完成军区党委交给你的任务之外，还要千方百计地避免和消除敌我双方对彭辉的怀疑。要保证他以国民党将领的身份，完成党交给他的特殊使命。我们必须从长计议，也许他要穿一辈子国民党的军服。”

周斌坚定地说：“明白！”

顾天洲站起身，紧紧地握着周斌的双手说：“我们只是通过彭辉同志了解到于秉章的一些情况。为了保证他的安全，只有你是他的唯一联系人。他的代号是11号。你的下一步行动，敌工部赵部长还要和你详细研究，我祝你成功！”

“决不辜负党委的重托和希望！”周斌庄重地向顾司令员敬致军礼，然后一个向后转，昂首阔步地走出房门去了。

## 2

在山河市正西八华里，有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，名叫八里堡。别看村小人稀，饥寒交迫，然而，它的军事价值却使带兵打仗的人都不敢熟视无睹、漠然处之。它是山河市西面的天然门户，铁路、公路和水路都途经此地。往北约一华里，是卧龙河上的钢筋水泥大桥，那是通往南凤凰山的交通孔道。日本人为了沟通南北凤凰山的联系，不惜重金，建起了五十里堡和这座大桥，以便机动部队剿灭山区的共产党和八路军。这座大桥飞架两山之间，气势磅礴，巍峨险要，真有“一人持枪站，万夫莫过关”之势。

正因为如此，八里堡才成了典型的两面政权，敌我双方都倍加重视。白天，鬼子汉奸抛头露面，明查暗访，敲诈勒索；夜晚，共产党游击队则秘密串连，宣传群众，打击敌人。现在的局面是，国共两党针锋相对，这小小的八里堡大概也不可能是国民